



板辽湖畔忆先贤

□简云斌



板辽湖 简云斌 摄

2024年3月底的一天,我和万盛经开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一行20余人,来到青年镇板辽村,寻访祭拜当地一位先贤——蒋燮琦之墓。

今年春旱较重,虽是初春,但阳光有些炙人。板辽湖已干涸大半,露出了淹没前的大片梯田,还有一座小庙、一座过水天桥,色调褐黄斑驳,加上奥陶纪灯光秀工程正在施工,显得一片凌乱。与平时的湖光山色相比,反差很大。

板辽湖始建于2009年,库容1300多万立方米。以前这里叫板辽坝,是一个田园秀美、宜于农耕的山间小平坝,万盛青年至贵州桐梓、正安的古盐道由此经过。1955年南桐矿区(今万盛经开区)成立之前,这里属于贵州省桐梓县管辖。



蒋燮琦是晚清举人,少年时为避乱,随父从桐梓县城迁居板辽坝,在这里长大、读书、中举,后外出做官,去世后归葬于此,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板辽坝人。蒋氏后人至今仍散居板辽村,据《蒋氏族谱》载,蒋燮琦为蒋氏家族六世祖。

但在板辽村,我们提起蒋燮琦,除了蒋氏后人,其他人竟一脸茫然。带路的村干部说:“从来没听说过本村有这样一个人物。”

其实,我也是几年前才偶然知道蒋燮琦的。

2021年3月某天,我翻阅万盛诗人张颢先生的遗作《万盛诗人万盛诗》,文中提到,板辽坝有晚清文人蒋铭炳、蒋燮琦父子俩擅诗。随即,我查阅民国版《桐梓县志》(犹海龙等主纂),竟载有《蒋燮琦传》:“蒋燮琦,字慕韩,城南人,铭炳之子。中光绪己卯举人,历主讲鼎山书院,造就甚多。戊戌大挑一等,签分河南,以亲老告近,改湖南,署宜章。创办学堂,振兴实业。卸任时,民间尚拖欠丁粮银三百余两,书役索票收缴,不允。自将欠数垫解,举纳税凭单百余张,当堂悉焚之,人民咸颂其德。任黔阳,设通情柜于大堂,劬书役陋规,创内捐以为教育、实业经费。月捐清俸四十千以课士,罚刁绅一千两以办公益。黔阳俗尚赌博,常微服出查,捕获赌犯置之各城



门示众,赌风遂戢。未及期,卒于任,不能归葬,民欢助之。燮琦乐道安贫,积学深厚,尤工风雅,惜未集成,致多散佚。”我读毕大吃一惊:这蒋燮琦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!只因《桐梓县志》未载他与父迁居板辽坝之事,万盛文史界居然把他错过了。

后来,我又想方设法联系上蒋燮琦五世孙、现工作于万盛供电局的蒋旺,找到《蒋氏族谱》;并与贵州遵义文史专家申翔先生联系,找到《遵义简史》相关记载。

综合现有资料,终于把蒋燮琦的生平搞清楚了。蒋燮琦,字慕韩,生于清咸丰辛亥年(1851年)九月二十四日,卒于宣统庚戌年(1910年)四月二十七,享年五十九岁。原为贵州桐梓县城南人,同治甲子年(1864年)随父蒋铭炳迁居桐梓县夜郎里板辽坝(今万盛经开区青年镇板辽村)。光绪己卯年(1879年)考中举人,曾主讲桐梓鼎山书院。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,与同乡举人犹海龙、犹朝选(两人均为今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双坝村人)等一起参加康有为、梁启超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。戊戌年(1898年),名列大挑一等(注:清制,三科不中的举人,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,一等以知县用,二等以教习用。每六年举行一次,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,名曰大挑),安排到河南做官。他以双亲衰老请求就近任职,改任湖南宜章县知县。他在宜章任上办学堂、兴实业,业绩甚多。

卸任时,当地百姓尚拖欠人头税三百余两,衙吏持票强行收缴,他不允许,自己出钱垫上,然后将百余张税票当众烧毁,百姓都称颂他的德行。其后,蒋燮琦转任黔阳县(今湖南洪江市)知县,他在大堂设“通情柜”(相当于现在的意见征集箱)听取民众意见,革除了一些衙门陋规,并以肉税为创办教育、实业的经费。他自己每月捐出俸禄四十千(疑为四十两白银)以资助贫穷读书人。黔阳民风尚赌,他常微服出察,捕获赌犯置之各城

门示众,赌风于是平息了。蒋燮琦在任上因病去世,由于他做官清廉,死后竟无钱归葬故乡。黔阳士民感念他的恩德,纷纷捐款,以“龙杆盖”(一种高规格的送葬仪式,由八人抬运)运送他的灵柩归葬板辽坝。

卸任时,当地百姓尚拖欠人头税三百余两,衙吏持票强行收缴,他不允许,自己出钱垫上,然后将百余张税票当众烧毁,百姓都称颂他的德行。其后,蒋燮琦转任黔阳县(今湖南洪江市)知县,他在大堂设“通情柜”(相当于现在的意见征集箱)听取民众意见,革除了一些衙门陋规,并以肉税为创办教育、实业的经费。他自己每月捐出俸禄四十千(疑为四十两白银)以资助贫穷读书人。黔阳民风尚赌,他常微服出察,捕获赌犯置之各城

民国版《桐梓县志》辑有其一首遗诗《题谪仙祠》,主题为感叹李白被贬夜郎:“一代称诗霸,千秋慕酒狂。文章无匹敌,星宿有光芒。应召来金殿,遭谗谪夜郎。中兴功第一,能识郭汾阳?”此外,青年镇燕石村张氏清墓群中《张先治墓志铭》也出于蒋燮琦手笔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蒋燮琦的父亲蒋铭炳也是一个学问精湛、很有骨气的秀才。他携家迁居板辽坝后,教子课徒,安贫乐道,以咸菜薄粥为生。著有《听莺轩诗钞》四卷,惜未付梓,今存诗24首于《桐梓耆旧诗》中。

板辽坝山清水秀,风物甚美,难怪会孕育出蒋燮琦这样的人。不仅在青年镇,就是在整个万盛,蒋燮琦也算得上上一位重量级的先贤。他作为前清举人,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人,而且深受维新思想影响,参加过“公车上书”,是当时川黔地区走在时代前列的读书人。入仕后,他更是一位勤政爱民、受人景仰的清官。

遗憾的是,蒋燮琦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,竟被万盛人遗忘了,他的墓也未得到较好保护。

我们费了很大力气,才找到蒋燮琦的墓。墓在板辽湖畔,离村委会不远,一个叫回龙湾的小地方。这里水位线下降后,由于施工挖泥,沿线一带成了悬崖。墓很小,处于数米高的泥壁上,墓体呈圆拱形,以细条石砌筑,颇显寒碜。墓碑早已毁损,墓门是一块巨石,已沉降半截,随时可能垮塌。

由于泥壁悬空,到墓的正前方瞻仰很是不便。我和几位胆大的会员攀壁而下,连滚带爬,好不容易来到墓门处。我们顺着由于沉降而错开的墓门向内窥望,只见里面有半截腐朽的内棺,已无棺盖,棺内残存一个头盖骨,其余空无一物。

望着黑漆漆的墓室,我并无恐惧之感,只有一声喟叹:这就是一代乡贤的遗骸,实在令人痛心!

由于蒋燮琦的墓正好处于板辽湖二期水位线位置,平时湖水蓄满,水浪挟裹泥沙,时常漫过淤积,已对墓体造成较大侵蚀。加之旁边新修了奥陶纪灯光秀表演平台,墓前坡体又挖成陡面,此墓如不加培修或搬迁,不出一两年,必然坍塌消失!

我们伫立在蒋燮琦墓旁,看着残损的墓,又看着周围湖山、蓝天白云,都陷入了沉默。

(作者系万盛经开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)



蒋燮琦之墓



蒋燮琦学养深厚,擅长诗文,可惜作品大多散佚无存。

和风吹拂到喜洲

□王忠德

喜洲,是我未曾去过甚至原来没怎么听说过的地方。

今年春节,女儿做了假期安排计划:在江津过了年之后,一块去大理旅游。并给我们介绍说:“大理很漂亮,有名的苍山雪,洱海月,下关风,上关花,风花雪月的名气很大。山上湖边,景色独特,如诗如画,气候宜人,是春节出行的优选之地。”

初四,我们从重庆飞到了大理。在大理,抬头仰望苍山顶上白雪皑皑,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。举目远眺洱海蜿蜒,宛如一条深蓝色彩带绕过一大片白色的村庄,确实如诗如画,令人振奋,让人开朗,心旷神怡。如果说,《天龙八部》是神化了的大理,《五朵金花》是美化了的大理,那么,雪月风花就是现实的大理。来到大理,我感觉诗和远方就是这个地方了。

我们用了一天一夜时间游览了大理古城、苍山感通寺、寂照庵、崇圣寺三塔等名胜古迹。第二天起,我们入住了洱海边喜洲古镇的民宿酒店“喜林苑”。在喜洲住了三天,感受了三天,兴奋了三天,愉悦了三天。既有春节期间千年古镇的热闹氛围,又有白族民宿大院的舒适宁静,让和风吹拂着、滋润着,心情舒畅地度过了三天。

喜洲山川秀美,名胜古迹数不胜数,特别是古镇内有在

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一大批明、清、民国至当代各具特色的白族民居建筑群,为国内外游客所瞩目,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。

从喜林苑民宿精品酒店到古镇街上,一条条幽深蜿蜒的石板路,连接着一幢幢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,一座座有着历史记载的大大小小的精美院落。也有着一排排的经营门面,民族工艺,传统美食,风味小吃,琳琅满目,丰富多彩。不少游客边走边吃着喜洲粑粑,满脸的喜悦与粑粑一样香甜。喜洲物品丰富,宜居宜游,梦幻中充满了过日子的烟火气。这一切,都经历过时光的打磨、岁月的历练,十分耐人寻味。

滇西好多古城镇中都有四方街,四方街是古城镇中特有的兼具集市、贸易和休闲交往等多种功能用途的“中心广场”,往往是一个地方最具特色的历史街区。在滇西各地古城镇里的四方街中,喜洲古镇的四方街是最富特色和盛名的。据说在喜洲历史上,是先有了四方街,然后才有喜洲古镇的。喜洲古镇的民居建筑群是围绕四方街这个中心布置和扩展的。

四方街是喜洲古镇的象征,在大理人的观念里,不到四方街,不算到喜洲。四方街位于喜洲村四条最主要街道

的交汇点,是一块东西长约50米、南北宽20余米、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不规整长方形的场地,是整个古镇的中心和枢纽。

四方街不仅是喜洲古镇的经济活动中心,也是古镇的文化活动中心。喜洲一地,苍洱毓秀,人才辈出。明代,喜洲有远见卓识的人,为了褒扬人才,激励年轻人向学上进,在四方街中心建了一座“题名坊”,将各朝代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当地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牌坊上,意在光前励后,启迪后学,开导社会风气,鼓励当地青年读书成才。它诉说着古镇往昔的荣光,激励人们发扬传统,再创辉煌。四方街市民广场,把古镇里家家户户的日子连成了一条线,把古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游客的旅游体验连在了一起。今天,四方街仍然活在古镇居民的生活中,活在游客对诗和远方的向往里。

好了,喜洲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太多,可记可叙的内容也实在很多。她不仅仅是一首抒情诗,一幅山水画,一支爱情歌……她更是一部千年历史,一处文化宝库,一座精神家园,一个迷人地方。和睦友好,和顺亲切,和善之地,和美之乡,一个有风的地方。和风吹拂到喜洲,一个难以忘记的地方。也许,我会选一个时间,再到喜洲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、江津区政协原主席)

